

續古文辭類纂

雜記類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四

姚南青方頌椒山居記

士日居塵世喧闐嘈雜之中車馬賓朋酬酢之地與之登  
嶠巖披薜茸盤桓寄思探究窮窅未嘗不顧而樂之及使  
之久乎山溪岑寂之區賓姬不至於室軒屨不造於門鳥  
獸噪音鼯鼯悲嘯則怵然誘慕於中而向之發舒志意蕩  
滌耳目者或以導憂而增戚抑又何邪蓋食芻豢者或思  
螺蛤酣醺醴者或沃茗蕉而非必其能舍滋味而終慕乎  
此也昔宋高士种放常秋之徒隱於布衣甘貧食素若將  
終身及後屢用大臣引薦則牽於世榮而不能自全其初  
志由是觀之豈非其初徒寄耳目於清曠而非能見聲利  
而卓然不移者耶吾友方君頌椒結室於龍眠山麓龍眠  
既爲桐山之秀而君所居蒼巖翠嶺綠波澹淡凡四時雜

卉之茂植雲霞之舒卷鳥獸之嬉遨畢獻於几席之下而君左圖右書嘯歌不輟暇則登高以遠望臨流而爲漁自謂嘯精餘和灑灑乎與造物者遊而非世人之所知也夫君之居既兼山水之勝而君又能樂詩書聖人之道吾知其能處之而終身焉者雖然士非有求於世而世或求之君匿景藏采將有拔而起之者吾恐欲終其樂而不得也朱栢崖霞浦縣先農祠記

先農祠州縣長歲行耕藉以祀先耆天下皆有之祠方位在治城東門外先耆炎帝南方之神而祠於東者耕藉本堯典東作之事故就其地祭之禮各有宜也古者每食必祭先耆無常祀賀循藉田儀曰漢耕時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亦埽地而祭也而後世立祠以棲神則所以教民生在勤之義益備祠凡三室一藏農器一爲廩以於事便也

霞浦先農祠其建已久乾隆十六年壞於水棟宇無存以  
行耕藉則設主祠旁淨厝之宮祭焉媒於非所神用弗歆  
民益無嚴偷惰每生盲風淫潦嘆魃間作蝥螽爲虐穉穉  
滋蕃仍歲薦飢歲某某余來知縣事既行新藉惕於廢典  
載寢載興於歲戊寅因川潦之泮材卽其故址命工造作  
神祠某月日落成惟霞浦福甯首縣四屬縣所走集四陲  
就簡非體所宜又負山臨海地勢陜阨民食稍罄穀蔬之  
外列市眾蘊量其本未嘉種爲貴漁獵之功不先粒食詩  
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神與有力焉敢或忘哉夫修廢舉  
陞有司之職也是役也豈以爲功特以教民勤則不置之  
義嚴民事之本不忘祈報故於祠之廢興詳其始末用誌  
歲月云爾

朱梅崖蘭陔愛日圖記

蘭陔愛日圖者建安鄭君有章圖其小象取傳記孝子愛日之義兼採晉束皙補詩而名之者也君成進士當選爲縣而太夫人年高徘徊得未肯仕蓋孟子稱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其爲不顧父母之養一也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補詩曰循彼南陽言不其蘭眷念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飧夫晨夕者日之所居也人之玩愒晨夕而安棄之者多矣孝子日奉於膳見親已老念如此晨夕之不可多得故皇然閔然內有不遑安之心外有游盤之戒此所爲顧養而愛日者也夫往而不可反者年也接而遞遷者人之情也人之生知有父母而已稍長而婚媾嗣續賓好富貴燕玩利害恩怨百端之事起於前而不見父母矣憧憧往來樂此不疲而父母之年日以老矣古之人知人情之如此也遞遷變化而忘父

母之在後也哀矜呼號思有以反之故稱顧焉顧而生戒  
始知養焉夫孝子之接於天下與眾人無以異也而獨孳  
其養親之情者惟能屢顧而生戒心而已顧之在西蒼蒼  
涼涼餘光懔然有不能少待之勢顧之者亦瀝漸悽慄於  
體愴惶於心不能自安雖有百端圖進之情於此得無少  
駐乎哉嗟夫此孝子之心而鄭君名圖之指也鄭君才士  
也繼其先人從父以文學利第得名天下世皆豔之不知  
其篤於內行乃如此昔蔡中郎爲東京文宗世稱崔蔡元  
魯山以學授宗人結結文遂洗唐風之陋史載二人孝友  
之異白兔起些乳湮爲出若鄭君之健文卓行視二君子  
豈異哉余記斯圖而益仰慕慨歎於其人云至圖之布置  
曲折與夫寓形取象之稱蓋畫者之常理無與於生人之  
大節故此不著

朱梅崖重遊靈應峰記

靈應峰在吾邨水口峰上寺傳荆自隋開皇中後加修葺按縣志建甯縣宋置志亦無寺名疑非隋寺也然寺廡下古碑載隋年月甚具蓋不可考峰上古木萬株多產藥卉邨人採取之亦饒竹石清泉雜其閒鏘鳴可聽近邨十餘寺靈應峰獨稱勝絕來遊人余爲童子時常一陟峰而嬉焉積十年爲今上雍正甲寅復至寺迫日暮以炬反竟無所睹客問寺之勝於余茫然如未嘗至者蓋峰距余家二里而近余生處峰下二十年僅再至至又如未嘗至焉其閒豈有數耶因記之以見士營千里之外而嘗失於耳目之前有如此也

朱梅崖髻亭記

族叔父含輝書屋在楊林東山余記所謂靈應峰者也峰

高出地二十丈許已諸山環焉而夫弋當其南大弋山者  
世傳越王無諸西巡弋獵於山遺金鏡因一名鏡山山周  
回數百里踞臨四邑雲氣朝暮上與天接書屋面之實當  
清秋雲開則岫者岑者若飛若動踴躍於窗檻間余取蘇  
子記語名曰髻亭謂山形象牆外人行而見其髻也亭後  
受之以軒左右翼以別院而亭左爲樓木石雕琢之工丹  
牖之文不施而氣象激鮮光景習異四時明晦其狀萬變  
所以發舒心意憚悅精神者侈矣靈應峰向屬僧居地稱  
幽勝而眾山之美未出今含輝益之以亭披豁翳伏捐廷  
變態然後金斯峰者入之奧如出而曠如於柳子所謂遊  
有二者無或缺焉洵乎含輝之有力於山川也亭在僧寺  
之左經始於乙丑之秋落成於丁卯之春實乾隆十二年  
族人朱仕琇記



彭尺木重修盤門雙忠祠記

余觀建炎之事宋形不亡者幸耳方命兵破揚州於時高宗駐平江去敵尙遠而江固可守也須臾去之臨安而越而明不暇一夕息已而敵破建康道廣德趨臨安由越入明縱掠海上而歸使其時平江諸將帥以勁旅遏其衝俾隻輪不反無難者奈何兵不戰而潰城不攻而下坐使五十萬人并命於鋒刃而莫之救相傳金兵自盤門入有二士者拒敵於門外一死於陳一死於水而盤門破矣嗚呼彼守城者或則侍郎或則宣撫使非不顯且要也委而去之若棄地唾而獨遺二士者以殉國之烈此不可爲發憤而深痛者哉然自二士之死里人神而祀之迄今六百餘年而靈爽益著二士俱汴人從高宗南渡守平江其一劉母鼎名蓋死於陳者也其一張姓鰲名蓋死於水者也

祠有明永樂中俞禎碑以鼎爲順國明王職天壇傳奏同  
以鼇爲順濟龍王職盤溪守禦司北封爵莫知何昉要其  
來也則遠矣近者祠久不修里人醵金千兩新其宇旣成  
屬予記祠在盤門外靈巖鄉俗名雙土地祠余更之曰雙  
忠夫其忠也乃其所以自神也遂書而記之

姚姬傳寶扇樓後記。

朱子頴家有 聖祖仁皇帝之賜扇作寶扇之樓廡焉王  
禹卿爲之記成以其辭示余余讀而歎曰昔漢武旣招英  
俊程其器能左右近臣若主父嚴朱皆出爲守相獨東方  
朔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訟才士之亟於自效若此哉  
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日侍帷幄者之志固已得矣  
況乎出臨一方有吏事之責人情乖迕有訕伸應接之難  
曷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爲善哉都統公以筆墨文

字遭逢

聖祖知遇內侍最久其後仍出入宣力躋於二

品。今子穎之任用略同於都統公而且滋重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天日之輝光侍清宴之閒暇聖翰雲章璀璨懷袖蓋有邈然不可及之慕況於禹卿辭玉堂之廬而飄搖江海者乎余於是書爲後記子穎旣外任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異日儻召居闕廷近職以休沐之餘俯仰斯樓循玩吾言感念國恩之無窮將有濯然不知泣涕之隕落者已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鼎記

摹歐陽公御飛白記太似

姚姬傳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難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

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各爲專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旣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斷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

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搗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搗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搗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搗約也。乾隆四十九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頴。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

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门。東谷者。古謂之天门。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门。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頴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

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具此神力方許作大文世多有登嶽輒作遊記自詫者讀此當爲閤筆

姚姬傳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疊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岩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微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驚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有泉 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

僧出器酌以飲余同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  
塤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  
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劒光  
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沂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  
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  
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  
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  
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  
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  
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眾然至琨瑞山  
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  
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厯城復沂朗公谷東  
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



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姚姬傳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壙回嶄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澌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樅槐楓栗橡時有鳴禽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汎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谿內左文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邀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

羣泉磯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薑鳴先生與往飛從使鼎爲記

姚姬傳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迂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尙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爲之名一日得尙書審快雨堂舊扁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晷夜爲書自娛於其閒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鰈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邪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

禹鄉之於尚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爲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姚姬傳甯國府重修北樓記

佳山水名絕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開各負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儼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甯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陀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絕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而此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

不獲登北固幸識甯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  
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  
三年治內謐安惜故北樓之頽敝命工飭之旣竣以書告  
解使爲之記余謂君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  
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  
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間將以踰越謝元暉李太  
白之所舊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爲之記君名銓乾隆庚  
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月桐城姚鼐記

空靈動盪

姚姬傳孫忠愍祠記

明北平都督副使燕山忠愍侯孫公諱興祖始以雄傑之  
材從高祖於淮上渡江開國數立戰功終奮伐元遺孽深  
入矢援身歿沙漠其忠烈之蹟具載明史本傳忠愍兄子

諱繼達始以同族從淮上積戰功爲濠梁衛指揮使忠愍侯定遠人也及指揮使守常州與張士誠出戰最久從徐達平士誠復有功高祖乃賜之田宅於常州武進指揮子孫遂爲武進人指揮之子泰當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使燕師起與戰於懷來中矢裹血力戰竟陷陳死惠帝追封廣威侯廣威有從父兄恭亦早從太祖取沂州密州益都及克元都屢有功官至前軍都督僉事授驃騎將軍孫氏一門在洪武建文時功業著聞凡四人可死事者二焉忠愍之子恪亦繼爲良將爵至通侯矣而不幸與藍玉之禍故孫氏之居定遠者衰而武進獨盛明禮部尙書文介公慎行則濠梁指揮之八世孫而廣威侯之弟後也今充沂曹觀察星衍又文介兄七世孫也觀察以謂孫氏建功肇始於忠愍而無專祠非所以表忠義以光後嗣乃於江甯

城中買地建爲祠所以表忠愍而以濠梁指揮廣威侯都督僉事三主祀其左右又於祠室置書籍彝器之藏甚備俾後子孫能讀書者守之餘皆可假觀而終歸於祠因請余爲之記余謂孫氏之始興也以武烈而後子孫之達者以文學文武雖異而一歸於忠孝大義則同今觀察建祠之法上以崇先祀下以啟後賢不以遠遺不以己私其用意甚厚其望於族人者甚巨且遠孫氏忠孝之美其將有世濟者乎

姚姬傳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暫奪此之常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土篡取其位當

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閒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旬奴冒頓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閒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己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明萬厯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已久敝矣江甯巡道屈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

遠或更有視其傲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  
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考  
爲洪縣尉洪縣君歿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  
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忌兩孺人  
日欺陵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卒奉姑保育孤子教之成立  
登第爲聞人是時有司旣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  
君顧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徧走士大夫求爲文章褒揚  
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  
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  
幼孤不幸或殤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泯無聞矣方其窮  
阨困難伏首相對閨闔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雖



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不忍負吾志義者此兩孺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尙能堅其操持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其恨無聞焉則已矣夫人貌榮名卒何加於其身豪末哉。

吳殿麟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自古天下治亂興亡之幾家之慶殃身之福極皆肇於心之存亡禮也者持敬以存吾心而由之蹈乎道者也夫道莫大於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化之原也然欲盡倫必先盡禮禮盡則仁義亦盡而倫修焉倫修而道得焉三王教養天下之具甚備而恭隆而孔子一言以蔽之曰夏禮殷禮周禮者此而已孔子之自爲教也亦曰博文曰約禮學校之設此物此志也書院之設亦此物此志也樂者和樂

其心而忘禮之繁苦者也禮樂交暢而不自知是以禮行  
彝倫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周亡樂之遺既不可得聞而  
禮亦多墜失宋朱文公集周程張子之成以父身覺世曰  
主敬曰窮理曰反躬敬者禮之本也當是時去聖已遠禮  
樂節文之詳雖文公亦不得聞矣然日兢兢從事於敬盡  
其禮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本諸躬宜諸冊人  
倫之旨鬱而復明蓋其力也文公少嘗讀書於邵之紫陽  
山理宗淳祐間郡守韓補奏請建紫陽書院於城南以祀  
之已而其地屢遷然大率在城以內其建於紫陽山者自  
前明正德己卯郡守張芹始也今其山書院尙在建於歙  
學之後者自正德庚午郡守熊桂始也今頽廢久矣 皇  
上御極之五十五年予告終養戶部尙書太子太保曹公  
文埴具以書告歙紳士之在揚州者願共捐金興復之復

約紳士請於所司於鹽筴之例應動支者歲捐白金三千七百二十兩爲多士久長脯脩之費是院興而後兩書院之舊復矣先是書院皆旋建旋毀惟此兩院最久而著而歛學後之院視在山者又先焉故曰古紫陽書院也雖在山者董之於官在學後者董之於紳士其陶冶以成人才則一而已夫新安自文公以來代多賢俊今兩書院屹立相望於郡城內外之交俾士之秀良而有志者無一人不遂其慕學奮發之願雖近代書院之設所業者賦詩綴文非復三代學校之舊亦非宋四大書院之舊然禮之大略可考也科舉之學代變而莫知所窮而心性之不可不浸灌雖培人倫之禮不可一日廢墜則固萬古不可變者也多士苟卽所業以求文公之學孜孜修理彝倫以培心性雖三代經紀國家之才皆由是出矣豈非新安士子之大

幸哉

王濱麓曰樹義立言皆得紫陽之粹不意宜黃慈溪諸記而後再見斯文

吳殿麟紫石泉山房記。

予家舊居歙西巖鎮之南山先大父既老乃築室巖鎮上游徙居之門濱溪水種竹數十竿入門折而西有書室兩楹踰書室而南則圃也圃多植桃李梅桂之屬竹間之與門前之竹中外掩映故大父自題其圃曰竹圃圃有紫石池泉瀾瀾流其上豫章尚書曹公秀先東遊嘗棲息於比爰之名其軒爲紫石泉山房者曹尚書也巖鎮有萬家之市而予家獨遠市而居人迹罕至以處讀書之士爲宜予生八歲始讀書軒中幼穉不自揆慨然思繼宋賢之蹟而踐其廡以與游楊黃蔡諸賢伍而是時塾師方訓迪以科

舉俗儒之學而予又私愛古人之文藝詩歌早夜諷習以分其勤蓋二十餘年矣中歲以後始畢心力於四子之書四聖之易及凡六藝之文口吟心繹奉以爲儀於出處進退取與之大節未嘗敢踰越也然而視聽言動之違乎禮者不少矣荒陋之辭足以宣昭聖訓者又無幾矣回憶入塾之初方冀與古人顏頤千載之士今老矣而尺寸之獲僅終於斯然後知讀書之士愛博而業精力分而功就自古及今未之見也曩者棟宇初興黜堊鮮濃泉甘竹綠童冠成集讀書之音琅琅不可謂非盛也轉瞬之間遊從舊侶半皆散亡竹旣彫殘池亦竭矣此雖志得氣揚之子追尋舊蹟有不禁涕零者况僕以垂老無成之人日覽斯泉能不凄然顧影而自悼哉階下有傍二本枯朽久矣嘉慶二年根旁忽產雙芝是年予舉孝廉方正於鄉予邦佐亦

遊鄉學里人以爲此雙芝之瑞應予笑曰區區者烏足稱瑞哉意小子衰朽之年天或者猶成小子之幼志而爲此兆歟嗚呼是則誠瑞也已

其志正故其聲大而遠不徒以神韻勝

秦小峴除莊長

永嘉縣民困莊長莊長何其始有司急催科責富民任莊長督逋稅侵久法益弊民重困計一縣中析莊至數千以上僉擇富民爲長遇徭役惟莊長是誅富民計戶任役或行財賂倖免越歲任如故數千莊卒無免者其民訴之有司而胥吏資爲利藪除之於彼不便輒多方徇患不克除民又訴之郡守監司以至大府大府下於監司郡守監司郡守又下於有司積弊因仍行之且數十年以是永嘉無富民乾隆甲寅余分巡溫處稔其弊亟議除郡守某曰公

欲除之如病官何余曰君以莊長爲便於催科耶催科乃有司責欲責諸莊長耶夫官所以養民也民病卽官病奈何欲病民以利官耶且未有民利而官不利者也遂定議請於大府竟除之縣五十餘都免役數千戶役旣免民皆曰我公實免吾役吾民慎毋遽官賦貽我公憂余記之庸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雜記類二

續古文解類纂二十五

阡子居遊翠微峯記一

自甯都西郭外北望羣山有虎而踞者二峯若相負北峯  
爲翠微峯易堂九子講學之所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  
北過前所望虎而踞之南峯有厓復北有巖夾磴而上西  
折有岡岡之西爲金精洞北卽翠微峯循岡行有石門木  
闔背局之仰視絕壁而已岡之東望果合山有樓閣於是  
欲返遊果合山而闔爲從遊所排遂遊焉過石門有南北  
厓相去以尺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厓爲陴以登級三十  
有六道絕植梯級十有六以出於穴有木構少息爲第一  
巢復登爲梯陴之級二十有八有巢臨於前巢不可息爲  
第二巢級十有七爲第三巢級八十有三爲第四巢皆可  
息至此始出厓日杲杲然射諸峯峯如相蕩矣復得陴八



十有三有坪爲易堂已燬廢其北有屋魏氏居之其旁後  
無他道復循故道而下魏氏之先爲避亂計故鑿山無左  
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登登山極勞弊無遊覽之勝然  
九于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沒者九  
子甯都魏際瑞際瑞弟禧及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  
南昌林時益彭士望惟際瑞爲本朝招吳三桂賊將韓大  
任被難焉

惲子居游翠微峯記二

下翠微峯南西折至金精洞洞北立石三如古敦甌洞橫  
橫閣歎之石之奇不見閣前橫術之外石呀然起於欄際  
泉自石落散如珠絕境也洞之南石山相倚如服匿地志  
稱漢仙女張麗英於此上升其言不經下金精洞復西行  
石山中小者如屋大者皆隱天如鑄精鏐如地不能

渾·湮·湮·首·銜·尾·逮·肩·岐·腋·附·蓋·三百步所而北折得平疇  
數百畝復折而東五百步所出翠微峯之北石山橫蔽之  
其奇如金精洞之西復三百步所至果合山石矗起數十  
丈如冰相附自南而西而北墮而上焉甯都之山界閩粵  
逶迤不可盡而城西數十里皆石山益奇古駭心目如此  
余嘗行太行泰山衡山多旁薄蘊蓄如聖賢豪傑舉事不  
與人以一端窺測若茲山者其俠徒隱士之流歟是亦可  
以觀矣

惲子居重建東湖書院記

東湖據豫章城之東隅周古步十里有奇東厓爲蘇圃有  
宋高士蘇雲卿之遺跡其南泮翼然亭臨之祀漢徐孺子  
故言東湖之故必以徐孺子蘇雲卿爲先南泮之北沙斗  
入北佩湖南以南泮爲至環三面皆水也宋嘉定中通判

豐君有俊建東湖書院館四方游學之士迨明之初以其地爲縣學而書院遂廢今幾五百歲矣羅山黎君來令南昌復卜地於縣學迤東蓋前事以虧帑沒入其宅者黎君歸帑於官爲銀若干諸鄉先生任講堂學舍築削之貲爲銀若干修殿梁椳膏油舟輦之貲復爲銀若干於是深衣博帶之士揖讓弦誦於其中而書院復興夫聖人之道大矣學者必先去其害道者而後事焉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昔者徐孺子不與陳仲舉鉤黨之難蘇雲卿當宋播越之餘張德遠欲有所圖而雲卿褰裳去之其心皆斷然有不可涅者夫鉤黨爲君子之過且遠之如此況小人歟張德遠處已甚正所圖雖不成其志皆仁人志士所扼腕者且遠之若此況以國爲微倖者歟學者能見於此然後依附攻訐之學術苟且之事

功不足動其毫末由是而深造之則庶幾矣

惲子居東路記

南昌城上溯豫章江南至贛州東北折溯貢水至瑞金共一千五百里檄上事及赴行臺省期會皆由之此西路也東路止八百九十里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己亥奉同任檄出進賢門宿舒白香天香館寢甚安二十七日下晡發行六十里宿荏港夜大雨二十八日早發泥濘不可行行六十里宿進賢太風寒二十九日晴早發行九十里宿臨川署中秦臨川言子清端公成龍作縣事甚備三十日早上晡發行六十里宿柘樹亭柘卽桓山海經註所謂葉似柳子似棘者也桓音近華華近和漢書尹賞傳注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謂之和表師古曰卽華表也和又近何俗遂作柘十一月初一日甲辰朔早發行九十里宿

南城過曾香墅邵蘭士蘭士從弟薊州初二日下晡發取  
便道吳白丁草堂在城南不及過行四十里宿揚村初三  
日行八十里下晡至南豐王南豐滌視十一閱之渡河復  
五里宿楓嶺初四日行八十里宿甘竹雨初五日行三十  
里下晡至廣昌復三十里宿竹橋初六日行九十里宿甯  
都州初八日早發行八十里宿葛藤凹雨初九日行八十  
里下晡至瑞金初十日止事南昌至南城皆平道南城之  
南始山行麻姑山旁薄有靈氣其西南隱然浮一峯雲氣  
界爲三成如仙嶠搖漾不可測最上一成雲氣背落日如  
紅綃奇觀也問之則南豐西之罩封山蓋拔見在二百里  
之外軍封之南至甯都多石山千幢萬於皆南指然無如  
軍封山者廣昌之北盱水北流至新建與豫章江會廣昌  
之南二十里溪皆南流又三十里復北流又三十里復南

流皆不可舟四十里至甯都會梅水可舟甯都之南溪皆  
北流六十里至九段嶺始南流四十里至嚴阮復北流五  
十里至麻子隩復南流不可舟三十里至瑞金會貢水可  
舟皆東路也貢水至雩都會甯都之梅水至贛縣人章水  
合爲豫章江卽西路也豫章江至新建縣北入鄱陽湖  
渾子居紀言。

嘉慶元年敬以富陽縣知縣餉貴州平苗軍五月丁巳次  
益陽有大星隕於西南聲隆隆然癸亥次武陵一騎自西  
南來白衣冠聞嘉勇貝子薨庚午次桃源同餉軍者裴烏  
程世璘曰吾屬在浙貝子方平林爽文凱旋自三衢方舟  
下嚴陵江舟設重樓陳百戲中流鼓吹競作從官舟銜舳  
艦並兩岸疾下頃之有譁於從官舟者乃一巴圖魯與都  
司飲爭酒佐貝子出坐親鞫之色甚和貝子曰汝三人何

功叩額曰花翎通諸羅道 賜比旋役各進一官貝子曰  
今 天子神聖軍以功返汝二人不知謹虧 朝廷體邪  
然重懲汝非優功 盛情也目左右曰花翎不稱去之二  
人叩額下卒不問所坐何事方紹興應達曰吾聞文武事  
貝子貝子必優以官頃有府經歷三年至同知試用知縣  
五年至分守道者鍾慈谿德溥曰吾鄉人嘗事貝子官亦  
分守道矣往歲貝子與夫與守備爭毆之傷額鄉人杖輿  
夫四十貝子曰若忘富貴所自邪何瞞我也鄉人懼數月  
不敢見語有間敬告之曰吾聞之張皋文皋文聞之副都  
御史方葆巖先生維甸先生曰貝子援諸羅時壯勇公海  
蘭察前行行約百里貝子督師夜繼進大雨天黑如覆盤  
遇土山駐軍山頂貝子中坐隨軍官圍貝子坐外親軍外  
正軍皆圍坐賊遊兵近山踐泥淪過火炸千萬賊自炬處

上窺山勁黑無所見疑有軍發銃礮擊之貝子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一雨霽天益明壯勇公已入諸羅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礮子愿落入山腹也先生又曰貝子征衛藏有隘道幾一里賊屯軍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許貝子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前軍分五軍攻隘迭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前軍軍報沓至不動及三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忽銃礮聲大震火炬盡熱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蹙之入隘貝子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追奔五十里而後止

王悔生遊歙西徐氏園記。

歙西徐氏有園曰就園方廣可數十畝其西北隅鑿地爲



方池引溪水入焉池之四周皆累以危石池上橫石爲橋以通往來由池而西爲亭再西翼然而出者爲樓池之南端臨以虛堂堂半出水上前有橫闌可俯堂背爲渠溪水所從入池者也循渠折而東行皆長廊中累層石爲臺臺高二尋其上正平可羅坐十餘人旁植梅檜竹柏石栴甚眾臺下逶迤環以複壁北復構堂三楹堂之右側與前池通由堂左折循牆入重門中敞以廣庭前繚以曲榭繁叢翳生而牡丹數十百本環而欄楹花時尤絕盛由庭東入其間重阿曲房周回複沓窅然而深洞然而明牆陰古桂交柯連陰風動影碧浮映衣袂園之外田塍相錯烟墟遠樹怱怱如畫而環歛百餘里中天都雲門靈金黃羅諸峯浮青散紫皆在几席蓋池亭之勝東西數州之地未有若斯園者予館於歛數年嘗一至焉戊申六月復集同人來

遊於此時天雨新霽水汨汨循渠流予與二三子解衣擊  
壺俯綠陰藉盤石乘風乎高臺祓除乎清流譴譴淋漓  
嘲談謔及日已入猶不欲歸園者皆瞪目相顧嗟愕怪駭  
旣歸二三子各適其適願吾獨悲園之朽蠹頽壞已異於  
始至則繼此而遊木之蠹石之勑其又可問邪且吾數人  
暫合於此一日別去將欲從數百里外齊軌連轡復爲此  
窮日之遊其又可得邪無以寓吾之思因爲之記俾後之  
人知有斯園之勝并知有斯園今日之遊同遊者三人嚴  
州胡際陳禹範常州趙彬汭如張一鳴皋聞

前半敘次精能後稍落窠臼

張皋文書左仲甫事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名某霍邱旣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  
人來自下鄉盛米於簍有稻有秬豚蹄鴨鷄偃僕提攜造

於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鴨鵝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園柵數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於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眾曰善則請於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於府者曰亳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甌亳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

十二月霍邱有異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潁問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辨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不可徙非有超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惻惻之心推所學於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輒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如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 天子知其名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姚石甫游攬山記

余嘗北至京師東過充泗下金陵觀錢塘復沂大江逾嶺以南幾徑萬里其開郊原陂隴孤墟鬼窟尤喜獨窮之每詢士風拔人士未嘗不歎幸天下之太平也及來廣州值海盜內躪烽警日聞足不出者一年大臣以天子威靈誅撫之既定乃以庚午七月之攬鄉是鄉在香山治東北七十里居稱而民富無幽奇壯勝之觀而人士彬彬有文采秋日氣爽有何生者邀余登是山出市門數武阡陌縱橫人家三五相望皆射蠅爲垣中環峻牆樓宇傑出繞屋芭蕉徑丈其一望深樹蒙密則荔支龍眼也時荔支已三熟餘實猶纍纍可愛彌其利歲數萬計三里許至一坊曰山邊卽攬山矣先過開元寺寺小而潔有老僧聿且病後有軒遊人之所憩也軒面山而背礪多梅芙蓉一本出檐

際方盛開爛然有泉甘而冽才尺許大旱不竭盛澆不盈  
欖之戶以萬咸飲之既登山山不甚崇可眺數十里欖之  
比欖如鱗煙火如雲者皆見焉南俯平田百頃遙望水滌  
河如帶則內河之通海者何生告余曰此戰場也吾欖自  
明以來未嘗被兵往歲十月賊艦數十忽登岸是時賊方  
得志於內河河東西七郡皆擾廣州尤甚乘銳陵吾鄉地  
無營師一巡檢治之至是不知所爲賊進至山下一里矣  
倉卒集鄉人强者數百人爲三隊拒之前持刀楯後張弓  
矢最後斬木削竹以繼更番戰一日夜呼聲震陵谷賊氣  
奪旦日水師至賊乃退是役也賊死傷甚眾吾鄉亡七人  
傷十六人耳以民素健習武者眾也後益修備賊再至不  
攻而去方戰時吾與眾登此山望勢甚洵洵帕首之眾數  
倍我師觀者失色事之解幸也七人者既死鄉人義之羣

葬於此山之陽祠以報余往觀七人家信然嗟乎天下承  
平久矣武事漸弛人不知兵一旦有急被難無足異粵中  
海盜已舊顧大猖獗至此何歟蓋賊始皆縱橫海外內河  
無恙也虎門焦門碣石諸險猶逡巡不敢入然恃內地奸  
民私運米物以濟眾尙書百公嚴其禁以蹙之賊始懼而  
將卒驕懦自總兵官許公敗歿賊遂轉自焦開以入登岸  
掠食內河方議備具賊已揚帆至矣倉卒故以不制不然  
胡離披至此哉百萬虎狼咆哮於門庭之內欲其無噬人  
勢不可得此計之不能不出於撫也且當倉卒時水師旣  
不制而猶有奮不顧身力戰以衛鄉邑者皆勇士也雖曰  
官募資由粵民殷富自能出貲給之然已憊矣彼不如粵  
民者又何如哉吾始見此鄉井里晏如如未嘗被兵者及  
聞何生言觀其戰地瞿然以懼乃磨遊而返嘉慶十五年

月日姚瑩記

姚石甫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桐城麻溪姚氏其先當宋元之際有仕於安慶者悅桐城山水卜居於東鄉之麻溪遂家焉數世隱於耕及明正統開始顯自明景泰元年始至今上嘉慶十六年凡三百六十二年登科者四十四人成進士者二十皆麻溪之後也其生平宦蹟事功文章著於史傳與夫他途拔起及以節孝言行著於邑志家乘者不載焉茲獨次其科目先後而記之曰嗟乎祖宗之德不其遠哉自古未有無德而興不繼而長者也造業之祖起微賤服勤勞行修於身功及於物天乃昌其後以報之故孫子之盛衰卽視其先功德之大小以爲修短之數昔黃帝之十五德代興而后稷啓周祚至八百蓋稼穡食人功爲大也其次莫如立法救世



故契之王亦六百祀觀於往事而天可知矣國之與家大小雖殊其義一也姚氏系出吳興唐宋之間嘗有興者而舊譜所載南渡後軼其名疑莫能考麻溪府君則吾遷桐始祖也歷元迄明正統之代務農者一百五十餘年其所食之人則既多矣而家法所傳惟以忠厚爲本自我參政府君通籍至今又十四世人且數千百計孝弟未衰皆清貧自守其登仕者百數 朝有賢良之褒外無貪酷之吏而捐身殉節立志守貞者相望也今考其科目之數又如此嗚呼天之所以報吾宗者不亦盛哉覽圖籍所載古碩人偉德起家微賤眾矣方其崛起驟興嘗分茅胙土貴爲王侯彪炳之勢赫赫一時如吾家者不啻十倍然或及身而敗或一傳再傳而敗不及百年榮謝頓殊至且絕嗣矣推尋其故豈不由造物忌盈德薄而享豐之所致與抑吾

聞太行之山縣亘千里者非一阜之勢黃河之流橫絕中國者非一勺之源其中十里一巒百里一川起伏曲折所以延其脈而長其委者甚眾夫是以不竭絕也草木之華太繁者必不實驕茂者罕再榮此常理也然有培沃之者日養而月息之不傷其本不翦其枝安在不復茂乎觀於山川草木之理而人又可知矣且世有豪傑之士身處孤露或際阨危恒思發憤自振起雖彼林智絕人而無尺寸之藉其勢極難然奮袂而興登高第仕華膺功立才見猶足以濟大業世家之子文學論議嫻習既優苟有中林藉先世之資其勢足以倍之乃反百不及一者何也諺曰勦業者多勞守成者多逸夫勞者乃成之資而逸者實敗之券也不思盛業所由來徒以祖功宗德爲可恃不惟無培養之勤且日加剝削雖有盛德之父大功之祖何以克昌

哉善乎周公之戒成王曰所其無逸惟知稼穡之艱難夫  
成王天子也而戒以稼穡之事不忘其先也帝王之祖皆  
有聖德世功然且不敢自暇自逸况士民之家乎故爲子  
孫者必有勦業之志而後可以守成必有戒禍之心而後  
可以保世嗟乎科目之名天下榮之久矣此海內之所其  
爭造物之所不輕與也吾宗雖非盛大然自明以來得之  
者嘗兼數姓矣其他庶姓或數十年不得一人夫豈無才  
而莫克以振雖盛衰之數不可知然久鬱者必昌已盛者  
不再盈虧往復信如著龜求所以保垂絕而留其有餘者  
吾猶未得其道也以是兢兢乃次其先世以逮今茲與此  
選者爲之記遺吾宗人相與觀之無恃祖宗之功德耳嗚  
呼有明達誠篤之士覽吾斯文其能無戒心乎哉

姚石甫鳴瑪蘭廐異記。

皇帝登極之元年六月癸未夜噶瑪蘭風颶也或曰颶雨甚伐木壞屋禾大傷繼以疫於是噶瑪蘭關十一年矣水患之歲五颶患之歲三蘭人大恐謂鬼神降災不悅人之聞斯土也將禳之桐城姚瑩時攝噶瑪蘭通判有事在郡聞災馳至周巡原野傾者扶之貧者周之請於上而緩其徵制爲藥而療其病民大悅乃進耆老而告之曰吾人至此不易矣生人以來此爲荒昧惟狂獠之番睢睢盱盱巢居而穴處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始自吳沙數無賴召集農夫負耜鋤以入荒裔翦荆榛鑿幽險禦虎狼之生番數瀕於死矣乃築圍墜置田園聚族成郭旣以無所統而相爲爭奪大吏以聞天子憫焉然後爲設官而治之黔首綏和文身向化今則膏腴沃壤四民且備城郭興宮室畢婦子嘻嘻而樂利夫山川之氣閉塞鬱結久而必宣宣

則洩洩則通通然後和天道也今以億萬年鬱塞之區一  
旦鑿其苞蒙而破其頤洞澤源與山脈債興陰晦與陽和  
交戰二氣相薄梗塞乍通於是乎有風雷水旱痲疾之事  
豈爲災乎昔者羲軒之世淳風古處百姓渾渾不識不知  
未有所爲災者逮乎中天運隆五臣遞王文明將啟而於  
是乎有堯之水湯之旱聖人以爲氣運之所由洩而不以  
爲天之降殃於人也不然德如唐堯功如成湯豈復有失  
道以干鬼神之怒哉若夫地平天成大功旣畢則惟慎修  
人紀以保休嘉而於是乎時和年豐百寶告成宇宙熙皞  
臻於邕怡苟有失德肆爲淫慝敗亂則鬼神惡之而天乃  
降災此天地之氣旣通而人事不和之爲厲也今斯地初  
開雖風水屢滂而不爲異五患水三患颶而民不飢無有  
散亂何也民皆手創其業艱難未忘室家未阜而不敢有

淫愿之思也雖然吾特有懼焉懼夫更十年後地利盡闢戶口殷富老者死而少者壯民惟見其樂而不見其艱也則將有滋爲淫佚而樂於兇悍暴亂者人禍之興吾安知其所極耶然則加之何而後可也曰崇節儉修和睦戒佚遊嚴盜賊守斯四者庶乎可以久安而不爲災釁何爲者耆老曰善乃記之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五

雜記類三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管異之餓鄉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  
稻粱麥菽牛羊雞狗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  
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  
耐疆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  
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  
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擲揄之態無至吾前者憺然自  
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斷勿  
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  
之士不得至是鄉非疆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  
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  
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

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賊臣趙盾所阻反  
感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黜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  
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  
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  
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  
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頽敗搢紳先生  
之屬以是鄉爲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  
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  
梁武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主也條侯周  
亞夫將且相也鄧通土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  
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  
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  
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



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吏齊輩得之相與笑稱莫逆交云嗚呼猷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乎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

管異之餘霞閣記。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迤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盞山盞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菴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至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爲閒暇讀書之所由菴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爲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爲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爲命名曰餘霞之閣盞山與四松各

擅一美不可兼并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凡人多爲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台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之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認認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賄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梅伯言遊小盤谷記

江甯府城其西北包廬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者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皆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大聲乃急赴之熟五斗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土地舒寬居民以桂爲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隊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陁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聞營款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

麓而止由寺北行至盧龍山其中阬谷窪隆若井竈岬嶺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庵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日且暮乃登山循城而歸顏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若魚龍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同遊者侯振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

梅伯言鉢山餘霞閣記。

江南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鉢山吾友陶子靜偕羣弟讀書所也因山之高下爲屋而閣於其嶺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拱升降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淮水縈之江自西而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湖也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繞之左

引右挹縣縣緝緝上淨市聲近寂而遠聞甲戌春子靜觴  
同人於其上眾景畢見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  
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而導之者也故善  
爲者有所待會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煙景焉一俯仰之  
閒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管君異之曰  
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如斯閣亦有當焉遂書爲之記  
梅伯言江亭消夏記。

都中燕客者曰館曰堂皆肆也觀優者集焉樂閒曠避煩  
暑惟江亭爲宜地當南城西故爲水會今則四達皆通車  
甲午五月望徐廉峰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  
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  
當令者取樽俎閒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爲鵠而出其上下  
字爲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鵠縣礪判散

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得尋逐以爲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罰飲者十數人酒散既屢憑軒周流下多葭葦蒙籠坡陀風草相噬柯葉糾繚其下有波浪潄汨聲淅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主客多江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以爲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可得水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西軒也上元梅曾亮識

極尋常景物入先生文中輒令人有無窮之思真化工筆也

梅伯言金山寺藏鼎記

葉東卿先生得古鼎於岐山之農徵文實事定以爲周宣王時物其臣遂啟謀伐獫狁歸賜以酺庸者也於是詩以

之寄置於丹徒之金山寺屬曾亮爲之記夫萬物所樂  
者成也久也自聖人不能違之銘物必祝其壽子孫永寶  
用至莊周列禦寇之徒一切齊得喪成虧浮屠氏興而其  
道說加勝今以古人欲世守之物而寄之浮屠氏豈製是  
器之意哉曾亮曰守之善者蓋莫有善於是也夫物之易  
失者以已獨有之而人不有之者也苟獨有是物而不使  
人與有之雖有蓋世之威不足以持其後况守是物者之  
爲吾人也哉然則孰能守之曰惟不自有者能守之今浮  
屠氏之法其身之不自有而何有於居其居之不自有而  
何有於所寄之物雖其重樓傑觀之地途之人游焉莫能  
禦也雖其所共寶貴之物途之人觀焉莫之非也夫然故  
天下之忌有是物者皆釋然曰彼且不能專之吾又烏容  
競之天下之欲有是物者又釋然曰吾未嘗不與有之吾

又烏容專之故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者也昔東坡以吳道子畫四菩薩捨僧惟簡而曰吾自度不能常有是也故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此豈真慮其不能守也哉使慮之則亦不捨之矣且惟簡之能守與否即未可知而東坡以一捨之故道子畫至今不亾則雖謂善守是物者莫如東坡可也此蓋先生之微意也夫

梅伯言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城北多古園惟董氏窺園者去鍾山爲近由窺園而東北皆菜畦縱橫密徑若窮忽花木照耀篁竹中則歐氏又一村也瓦室十餘間敞其南以植花藥數十種拓其軒之北鍾山偃仰如在几席上從籬落中見行者疑深山樵漁不類塵市人從余游者歐生岳庵及其弟子白嘗朝夕讀書於是乃圖之而以記告於余夫圖記歌詠恒出於賓客山

水聲色之游聚此皆幻於情而逐於物者也物不可留情不可執卒然合并斯會不常妍窮景畢執萬化而不釋於是蔽而自矜將貽後人此文字之所以日繁而用多褻也若夫居家林玩書史此豈待於外而懼樂之不可常哉然數年以來子白常侍養於浙岳廬雖家居亦囊篋鱗襍不能吟誦無事如曩時且才如二子豈終徜徉於斯園者則是圖也卒前勤懲後荒意在斯乎昔曾子固不以舟車廢其學而蘇文忠直禁內讀書夜分老兵皆倦卧彼其視金馬玉堂之中波濤塵堞之內皆學舍也故古人有以自立者如此不然當貧賤時曰吾他有求焉不暇學富貴矣則曰吾有以自重者姑緩之是殆不足與於斯圖也二子者其知之矣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吳淞首枕太湖尾掉  
黃浦亘三百餘里入海源長流鋪非洪壯闊深不足以吐  
納靈湖網絡神委明嘉靖初一治於官一濬於私後曠不  
修喉吻縮蓄浦激差互菱葦怒生高卑平夷水旱皆因安  
化陶公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命濬疏時  
羣情獻疑或守卑論或求新功爰斟酌古今延覽地形以  
爲徙武康紆溪穿新渠言失之鑿廢吳江全邑以濬松江  
言失之縱遷沙村鑿千橋開白蜆徙湖委於青龍言失之  
擾而元時疏黃浦至新洋功施卑卑不利洩宣又失之率  
乃鳩工立程肥挾填淤鑿昨曲岸惟其寬深無改故渠巨  
阜連隴神移鬼推盤盪涓澮雲解天動不踰三月水工蒞  
事擇期驗功於吳淞口時當春和桃楊獻新水光納天積  
葑雲卷龜魚舒波望墟永歸千帆怒張如馬縱野農利普

存歡謠載途公顏載愉詩紀其事和者千焉雍雍乎元臣  
之訐謨吉甫之清風也乃屬曾亮實事以紀則道光八年  
九月之十日也

梅伯言光澤縣育嬰堂記

光澤縣當南宋紹熙時嘗行社倉法而歲以米三百斛助  
民之貧不舉子者見於朱子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其收  
養之詳法不可知而古者男女子皆稱子則所助者必多  
出於女無疑也閩中溺女之俗不知所自助而非法所能  
禁夫腹餽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子安  
能有其母哉此社倉之法爲不可廢而自宋迄元明行者  
蓋鮮則卽光澤一縣言之其生不見日月并不得入於襁  
褓者已不知凡幾矣刑部何君化井於道光十年做社倉  
之意建育嬰堂先以已財育其力之所能給者因請於邑

令周君味蘭捐金爲倡而邑之士大夫及過客皆有輸助其後令復取邑他用之羨以充人之於是建廨舍設董事嚴錢帛之出入稽乳婦之勤惰且以爲乳婦而家於堂勢不便也故凡所收育皆置於乳婦之家而月給錢以爲直其於朱子時社倉條例之同異不可知而因時制宜之道固纖細而無餘弊矣昔漢章帝詔嬰兒無父母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稟給如律夫嬰兒而無父母親屬必得乳婦以養之卽所稟給者必乳婦也古人雖文義簡直而可以意推則今所行者亦古人之良法也歟其宗願船亦官刑部京師請曾亮爲之記夫始事之勤固不可不書而詭其成之之難以冀夫後此者之無有廢尤爲善者之深意也夫

梅伯言陳石士學士授經圖記。

漢儒之經學有專師而又以師法轉相授受其學之顯晦一視其徒眾之多寡與爵位之高卑而苟其學之不足傳與傳之不得其人雖當時爲諸儒所宗而遺篇斷簡不可見於後世者往往有之惟孔安國董仲舒其學在當時非如師丹張禹以尊官致大師而古文尙書與春秋之學歷久而不廢蓋司馬遷嘗問故於安國而聞春秋說於董生其表章發明之力爲多桐城姚姬傳先生以名節經術文章高出一世受業而通顯者如錢南園侍御孔檤約編修皆不幸早世若夫抱遺經守師說而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者又不爲人所從信惟今侍講學士陳公方受知於聖主而以文章詔天下之後進守乎師之說如規矩繩墨之不可踰及道光五年秋持節主試兩江兩江人士莫不訪求姚先生之傳者軼說家置戶習以冀有冥冥之合於

公而先生之學遂愈彰於世蓋學之足傳而傳之又得其  
人雖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萬人之勢亦其理然也夫先  
生之書具存其文章之高奇說經之通達雖好古之士浮  
慕焉而未能入况祿利之士其不能深知篤好也決矣然  
先生之門人嘗眾矣而今集其成者惟公則學於公者雖  
不必盡知公事先生之心亦必有一二人如公守師說而  
尺寸不踰者先生之學其傳於世者未有艾也公試畢將  
歸京師出授經圖示曾亮曰爲我誌之吾未能一日忘吾  
師也蓋夫曾亮固所謂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而不爲人  
所徃信者於是圖其能無概於先生哉

梅伯言從吾軒從征記事

唐人記高仙芝征小勃律其人能以術致妖霧汪雨章佳  
公阿拉年譜記征金川事頗同今此記言入打箭鏑西行

四十日至恩達塘之瓦合山金鼓聲立致雷雨豈荒微絕  
域人有怪徵地氣亦殊與蓋天高地下者自然之氣也而  
人氣之充塞亦有以摩盪而升降之人物少則中虛而上  
下之氣易合陰陽發泄不主故常古聖人所以絕地天之  
通也彼殊微絕域者太古之事亦如是而已嗚呼自闢而  
日廣者地也自生而日眾者人也斯域也千百年之後必  
有良田疇美竹石好衣甘食如吳會中而且以是書爲妄  
語者

雜記類四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七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郊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又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噉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賓。時賊眾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徙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

林嵐乞其兵守廬氏賊帥張潮兒來攻眾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眾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聞耳眾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墮大石破腦死嵐拜眾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詎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兵常敗言笑如平常眾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眾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眾皆哭汪士鋐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兒溫厚長者士鋐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



皆不省白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梅伯言書棚民事。

余爲董文恪公作行狀盡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準棚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棚民相告討者皆溺於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士棄典禮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於崇山峻嶺人迹不可通之地開種旱穀以佐稻梁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啟事端余覽其說而是之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大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厯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漑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犂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

塙汙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士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習民事者。

梅伯言書楊氏婢。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

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梅伯言記日本國事。

日本賈人舟膠於臺灣濱海者虜其財事聞於閩浙總督方公公斬爲掠者三人償其財叩頭謝且固辭曰大將軍令不敢私入中國今以風故猝至此稍以貨歸舟中人無脫死者矣公歎異而遣之盡方公自爲余言如此然余獨怪日本以蕞爾之夷法立於國而民聳然於萬里之外欲有所拾取則狼顧豈其有異術焉抑鱗介之民易爲理也又賈人所攜之書有紀國之年與事者其始祖曰天皇當隋唐之交後數百年而國有大將軍號曰尊公其同姓曰家尊公威權特甚有令以火遞傳之頃刻百里大將軍大惡天主教嘗殺數千人而其教絕他國有天主教者皆絕不通有貨其地者問事何神館某廟舟無守貨人無所失

前入廟不拜者殺之以天主教不拜神也賣他國者分其  
贏於大將軍無他官府及胥吏假手故民不以分所有爲  
苦亦毫髮不敢欺嗟夫彼大將軍雖如王視中國不過一  
郡守耳何乃能若是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  
然則彼之倔強一隅而役使如志者豈無故哉豈無故哉  
梅伯言家譜約書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柏槻山口蝦蟆田當南宋嘉泰時譜  
所始也子三人仲曰九一配朱氏合葬柏槻山大井頭當  
南宋寶慶子四人長曰迪九配汪氏合葬柏槻山大井  
頭當南宋寶祐時子四人長曰壽一配錢氏合葬柏槻山  
之菴隴當南宋咸淳時子三人長曰魁一配徐氏合葬柏  
山飛橋隴西子四人季曰清四公諱卓一字質齋配陳  
氏合葬柏槻大山之右厯元天厯及明洪武時子二人次

曰敬同公諱叔敬一字欽夫配郭氏合葬柏槻山之飛橋  
北隴厯元至正及明宣德時子三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  
錢氏合葬柏槻大山之右附清四公厯明永樂及天順時  
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李氏合葬栗木崗厯明宣德  
及宏治時子六人五曰時中公諱棖一字小溪爲淮王府  
典膳配嵇氏先葬塘衝山配劉氏側室余氏附改葬甯國  
縣方家衝厯明成化及嘉靖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繼  
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葬柏槻山之槽水園厯明正德及  
隆慶時子四人三曰毅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爲江西甯  
州同知配劉氏合葬許村雙廟岡厯明嘉靖及崇禎時子  
四人長曰懸符公諱瑞祚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丞配劉  
氏合葬梅隴教場山厯明隆慶及國朝順治時子三人  
長曰期生公諱士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氏側室胡氏

陳氏合葬勞山厯明萬厯及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公胡氏出諱文鼎一字笏菴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國朝康熙辛丑年卒聖祖仁皇帝命江甯織造曹頌監葬事配陳夫人合葬獨山子一人正謀公諱以燕一字筆侯康熙癸酉舉人生順治乙未卒康熙乙酉耐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雁塔橋子二人長爲文穆公爲曾亮之曾祖始奉旨自宣城移籍江甯賜葬句容縣基隆山麓配錢吳兩夫人葬查村橋主夫人祖姑葬皆先公卒故仍葬宣城嗣孫曾亮曰古今氏族墳墓非必其子孫陵替而至於不可識必自遷居始矣昔文穆公居江甯顏所居曰寄園志僑居也今六十餘年僑者上著竊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譜牒煩重難時閱故敬錄本支之諱字卒葬著於篇後人可觀焉嗚呼祖宗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

無極也。其賢哲有聲者，則曰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固不及知矣。而猶恃子孫之知，有其祖宗，其意曰：苟千百世而知吾爲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矣。爲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梅伯言謁墓記

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子，由坐吉村入柏觀山謁墓。未至山五里，謁查村橋墓。曾祖母錢吳兩夫人之所葬也。至山口，謁太七公墓。始遷祖也。春分時，蝦蟇將子於此。徧滿坑谷，故俗謂之蝦蟇田。過此至庵隴，謁壽一公墓。又過此至飛橋北隴，謁欽夫公墓。又前至飛橋南水會橋下北流二十里，成河過橋，循左澗水過柏建寺，至柏根大山，謁質齋公及朝甫公墓。過此至槽水圈，謁南溪公墓。日已暮，乃歸。自過飛橋而東，皆石壁流水，左右夾路，聲洶湧逆人。

足如不得前。石壁多大字。石稍長。移其畫出。字外怪不可識。姪六有曰。過槽水園而東。山愈高。徑愈狹。吾始行也。以足繼以手。終以尻坐石而移之。乃上水露臺。過七當山得甯邑界焉。辛丑至勞山。謁大千公墓。山足皆緣以石。而土其中。壬寅至梅隴。謁懸符公墓。未至墓五里。雨先過京山堂。寺路斗絕。輿者相枝柱。僅乃得上。而寺前土平。以寬清泉竹石迎媚來者。輒以爲大怪。奇險中無此地也。食畢而止。乃上教場。卽墓所也。明末有鄉兵屯之。故以名。墓在山絕頂。時時有萬丈壑。過肩輿下。壑在右。余睨左壁在左。余睨右壁至墓。則山舒兩翼而中平。可田可廬。勞山梅隴墓碣皆安溪李文貞公書。石五月二日庚午至甯國縣方家衝。謁小溪公墓。墓在山頂。形如仰盂。中頽而四高。之後有山持之如柄。山下有溪水南流。而山足展而西。登高望之。



若水入山腹矣。乙亥至獨山謁定九公及正謀公墓。墓有碑曰：江南織造曹顯監造。聖祖仁皇帝特恩也。至栗水崗謁君重公墓。不一里至雁塔橋謁高祖妣郭夫人曾祖妣王夫人墓。丙子至許村謁石門公墓。自獨山至許村墓四所無山。當大路側由坐吉村至柏槻山。一日畢。梅隴兩日畢。勞山一日畢。方家衝兩日畢。獨山栗木崗雁塔橋半日畢。許村一日畢。凡所謁墓必高大堅緻立甃石障土於前。必豐碑深刻以記年月名氏。及立碑之子若孫必布石數丈以便跪起陳設必平易墓道以便出入必有舍有田以便守冢者及謁墓之子孫。又必廣置墓之左右山或延袤數十里以植樹木聳瞻視。又定子孫司事者一歲再巡其山以審界畫防侵盜。而一山之專設者四人或八人故其襟抱清茂徑路幽美或終日行不涉他姓地如家林焉。

不知爲窮山中也。古名卿碩士，其墟里墳墓，檢史冊常不可合。今於千餘年之墓，農夫孺子得歷歷拜掃之，非梅氏之厚幸歟？亦祖宗之經畫者勤矣，而其時人力之給物產之豐，亦不能無慨於今昔云。

梅伯言觀漁。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朱伯韓北堂侍膳圖記。

姚湘坡先生以所繪北堂侍膳圖示余，圖廣四尺，縱一尺。

修竹古木翳然庭宇素衣練裙怡然坐於堂上者爲其母  
沈太夫人面白皙微髭而侍側者卽湘坡先生稍左肩隨  
而立爲其弟湘舟其右面微俯巖然而秀出者爲其季弟  
湘漁余曰天下之至樂無有逾此者矣人孰不有此樂然  
往往當其境者視爲固然無足異也猶記琦少時侍先大  
夫飯有饋蒸豚者琦方自塾歸先大夫謂琦曰汝今日書  
熟乎以啖汝回顧吾弟牽衣立母旁先大母年八十扶杖  
相視而笑以爲人生骨肉歡然聚處恒如是及長更歷憂  
患顛頓狼狽奔走道途忽忽已二十年今獨吾母張太宜  
人在耳余又以宦遊京師太宜人道遠不果來弟及諸姪  
南北乖隔每於中夜徬徨卻顧不獨兒時意象邈難再得  
卽曩昔家居骨肉聚處之樂亦惘然如夢不可追憶覽是  
圖不能不慨然而歎也先生以某年官翰林改銓部奉贈

公諱歸江南今年春復供職來京太夫人憚於遠涉不獲  
迎侍先生所處之境其有與余同者耶嗟夫世之遠遊而  
不克顧養者多矣今先生獨睠睠於此且爲之圖以示不  
忘余旣重先生之誠且誌余感而又以爲世之遠遊而忘  
其親者戒也迺爲之記

雜記類五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

曾滌笙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  
魁儒長者之緒駑綏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  
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  
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  
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  
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  
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  
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  
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  
之腹所能盡歛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  
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

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騫而斯  
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  
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  
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  
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  
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  
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  
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  
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  
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  
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

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  
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  
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驚馬  
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  
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  
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  
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  
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  
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  
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閩儒輩起訓詁博  
辨度越昔賢別立微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

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  
漸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  
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  
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邁勁之氣得於陽  
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  
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  
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  
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  
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  
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  
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幾百味羅列鼎俎但



取適吾口者噉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者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

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  
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  
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  
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  
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  
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  
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  
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  
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  
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  
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  
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負乎不可幾  
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佔畢呻吟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繁述

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  
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  
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微倖於沒世不  
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  
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鐫  
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關貿易環貨山積動逾千  
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服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  
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  
所操者大猶有不服計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  
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  
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  
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  
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

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  
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  
聖人以下至於主氏莫不愛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所  
何所爲報已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  
人者傷悼不遇怨排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  
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  
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遠燕晉而南其轅  
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  
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  
質之在旁

會滌笙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侵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

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者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鎡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簞牖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撻挽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眾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富貴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思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

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彊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奢。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斯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況以無實者攘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閒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會滌笙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

爲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  
思簡易曰補讀云者以爲績學不夙仕優而後補之陳退  
之詞也是年冬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 朝則已掌吏部  
或攝戶部又督漕於潞河釐鹽於天津蕩滌田賦積虧於  
兩浙庶政倥偬刻無暇晷閒遂有巡撫山西之 命於是  
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圖之也將以讀  
吾書也今五六年閒腐精於案牘敝形神於車塵馬足曩  
之不逮竟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乎子爲我  
記之志吾次焉國藩嘗覽古昔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  
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於詩  
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  
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絕於無人之  
域若處京師浩穰之中視聽旁午甚繁而已矣尙何精詣



之有哉我以朝大儒林興號爲邁古然如睢州湯公儀封  
張公江陰楊公高安朱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  
大抵爲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卽在京朝其任職也  
傳其字法也簡亦常日有餘光人有餘力今六部科條之  
繁旣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厯或一身而兼數職  
一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 離宮待漏盡午而後反曹  
官白事利贖莫夜不休又以其閒實接生徒宴會寮友伺  
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視數賢人者之處京朝時勢  
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爲憮然也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  
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蓋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實  
而爭其光而國藩忝竊高位乃適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  
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略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覬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眾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孺絮論短長矣余嘗卽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賔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泯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

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  
爲之記昔周之末世莊生悶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  
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  
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  
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  
也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紉  
之人而不可得烏覩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蓋堅  
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

曾滌笙湘鄉縣賓興堂記。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龔定禍亂而繼體蒙業之君恒以  
文德致太平如漢如魏如宋如陳如拓拔魏如高齊如唐  
如明其第二世嗣爲帝者皆諡文我朝龍興遼瀋太

祖以神武肇基其製造 國書右文布化郊廟肅戎諸大  
典多成於 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千  
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逮亦其時會有不得兼者  
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踰嶺而北由湖湘而犯  
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北寇河朔東躡瀛碣西  
擾汾晉中原糜沸我洲鄉實始興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  
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破敵克城聲威烜然號  
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王壯武  
公李君續賓兄弟蕭君啓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益  
澧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  
蓋武功之懋非他州縣所可望而及秦漢稱山西出將考  
之安定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  
其官斯土者則有朱侯孫詒唐侯逢辰黃侯清熙賴侯史

直又皆一時賢俊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略  
互相稱美訢合無閒同明相照同氣相求何其翕應者與  
咸豐癸丑唐侯臨莅茲邑倡捐助餉練勇防堵越二年申  
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 聖恩加增永爲定治人爭  
頌唐侯之功不衰是年天下士會試於禮部湘鄉獨無人  
赴部應試唐侯喟然曰湘鄉之武非無文也今或無一士  
與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軍興久  
而生事絀公車之欲北者不足於貲歟於是捐金若干買  
七都田六十三畝爲賓興公費又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  
干以子午卯酉年租入爲會試旅費寅申巳亥租入爲鄉  
試途費辰戌丑末年租入爲歲科試卷費置賓興堂是廉  
正者經紀之立條明約旣簡旣堅以期久遠自唐世長吏  
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以餞士

差其前古興賢之義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  
或起白屋無所資藉則剗廉捐義媮爲一切苟以集事無  
匱乏枉吾尺以求一日之直彼有所迫而然也湘鄉山邑  
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禮賢惠眾所以愛士者甚重則士  
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畜之累出無金盡  
裘敝可憐之色搏心壹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委蛇以隱  
射乎有司者之程度境裕而神服事半而功倍然猶有失  
焉者蓋什而不能以一二耳方今大難削平弓矢載櫜湘  
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  
德之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耀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而  
又將倍焉蓰焉者余雖衰鈍尚庶幾操左券於此請以右  
券責之

曾滌笙江甯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和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甯府學作孔子  
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廡規制龐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  
年荷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脩續成之鑿泮池建崇聖祠  
尊經閣及學官之廡字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  
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旣敕旣周初終無懈冶  
城山顛楊吳宋元皆爲道觀明日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  
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尙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  
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而涓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二  
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  
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  
其他鍊丹燒汞采藥飛昇符籙禁咒徵召百神捕使鬼物  
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  
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

連房櫓比鼓舞吐席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  
竊泰西諸國緒餘燂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  
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上及浮屠弟子並  
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  
矣原夫方土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  
天以恫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 聖皇  
震怒分遣將帥誅殲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  
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 至聖暨先賢先儒將  
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  
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滙埽  
泆盥有常儀羹食肴馐有定位綏纓紳佩有恒度旣長則  
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  
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土相見以講讓朝



觀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入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表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歿而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窈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

乎吾觀江甯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闡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廩乎企嚮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曾滌笙箴言書院記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湖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射策先朝耆年宿望凋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眾以無隕而喆嗣潤之亦以編修趾美名父回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官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實嘗受而讀之自瀝埽

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  
衷以已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  
之小大薰勸漸摩餘底於成而已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  
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眾大率皆中材  
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  
而惡其始侗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旨欲逐眾好漸長漸  
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  
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絀之若易靡及其旣成發大木拔  
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  
此欲民生蚤愼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鍾以  
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  
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恥故其高  
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

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卽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下敢自祿而褒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圓蓋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眚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時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有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治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之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涂輒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賤通而尙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卽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

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  
與余小子慎其所習之說可以興矣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